

中华野史



中华野史

(卷六)

辽夏金元卷



三秦出版社



目 录

卷六、辽夏金元卷

野 史 文 存

辽志	(4510)
辽小史	(4517)
燕魏杂记	(4525)
西夏事略	(4529)
西夏书事	(4532)
金志	(4739)
金小史	(4744)
大金吊伐录	(4772)
南征录汇	(4834)
北狩见闻录	(4840)
汝南遗事	(4844)
南迁录	(4857)
续夷坚志	(4873)
归潜志	(4915)
墨史	(4983)
蒙鞑备录	(4996)
黑鞑事略	(5000)
元朝秘史	(5004)
圣武亲征录校注	(5041)
平宋录	(5054)
元朝征缅录	(5066)
庚申外史	(5070)
国初群雄事略	(5089)



帝王秘闻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	(5214)
辽太祖开国秘闻	(5214)
阿保机征战	(5218)
断腕太后述律平	(5221)
辽太宗耶律德光	(5225)
弟兄三人权位之争	(5225)
耶律倍被封为东丹王	(5226)
述律后偏向耶律德光	(5227)
耶律倍出走寻秘	(5228)
辽穆宗耶律璟	(5230)
世宗在位秘闻	(5230)
穆宗残暴秘闻	(5231)
穆宗穷奢酒欲秘闻	(5233)
穆宗丢失三关秘事	(5234)
暴君被杀	(5235)
辽景帝耶律贤	(5237)
横刀夺爱	(5238)
颠鸾倒凤，乾坤在握	(5239)
天下安定，旧情复燃	(5240)
辽圣宗耶律隆绪	(5242)
肖太后摄政秘闻	(5242)
战败宋太宗秘闻	(5245)
澶渊结盟秘闻	(5246)
天祚帝耶律延禧	(5250)
天祚帝弊政秘闻	(5250)
文妃惨死	(5252)
天祚帝流亡秘闻	(5254)
雄暴帝王元昊	(5258)
元昊之祖李继迁秘闻	(5258)
元昊称帝	(5262)
元昊礼贤下士	(5264)
元昊被刺揭秘	(5265)
西夏仁宗李仁孝	(5268)
李仁孝除奸密谋	(5268)
李仁孝治国秘闻	(5272)
西夏襄宗李安全	(5275)



桓宗暴死秘事	(5275)
襄宗与成吉思汗战争秘事	(5275)
开国帝王金太祖完颜阿骨打	(5277)
阿骨打登基秘闻	(5277)
元太祖成吉思汗	(5282)
“一代天骄”	(5282)
成吉思汗和耶律楚材关系揭秘	(5286)
成吉思汗的葬礼与成陵之谜	(5288)
元太祖窝阔台	(5291)
即位内幕	(5291)
窝阔台为政秘事	(5292)
与察合台关系揭秘	(5293)
元世祖忽必烈	(5296)
与蒙哥释去误会秘诀	(5296)
争帝位大战中阿里布哥秘史	(5299)
忽必烈灭宋秘闻	(5302)
文天祥就义秘事	(5304)
平定李璫叛乱秘事	(5305)
平定北边诸王之乱	(5308)
为理财忽必烈重用贪臣内幕	(5312)
忽必烈官闱秘闻	(5315)
荒淫皇帝元顺帝	(5319)
元顺帝宫廷争斗	(5319)
元顺帝与脱脱关系揭秘	(5323)
元顺帝贬杀太后秘闻	(5329)
奇氏僭后弄权秘闻	(5332)
荒淫房中术秘闻	(5336)

后 妃 隐 密

卜鲁罕与失怜答里	(5342)
才貌超群嫁酒鬼——真哥与速哥失里	(5345)
泰定皇后八不罕	(5346)
蛇蝎皇后卜答失里	(5348)
乱世三凤——元顺帝后妃隐密	(5353)
断腕擅朝纲的述律太后	(5357)
相得益彰 佐夫立国称帝	(5357)
断腕擅朝纲	(5359)
退居二线的太后	(5362)



尴尬凄凉的结局	(5364)
翻云覆雨李师儿	(5367)
鸡犬升天的李氏家族	(5367)
风流才女自迷人	(5368)
翻云覆雨把朝纲	(5369)
命赴黄泉	(5370)
风月皇妃——奇妃	(5372)
封后	(5372)
起兵	(5374)

名 臣 名 相

元代巨奸阿合马	(5376)
李璫叛乱 因缘获用	(5376)
聚敛财富	(5378)
恃宠擢私害贤	(5379)
破坏汉法	(5380)
心狠手辣 残害异己	(5382)
脑碎身亡	(5383)
玩火自焚的哈麻	(5386)
以谄媚事君	(5386)
谋害脱脱	(5388)
玩火自焚的下场	(5389)
怙宠自用的完颜匡	(5391)
书生	(5391)
戎马	(5393)
忽必烈的财政大臣桑哥	(5398)
得势	(5398)
揽权	(5399)
争名夺利	(5400)
失宠	(5401)

名 妓 名 女

带刺的玫瑰——京师名妓樊事真	(5404)
张丽容金心恋书生	(5407)
名妓罗爱爱	(5411)
女神童沦入风尘——刘婆惜	(5415)
初识齐元鼎	(5415)



暗渡陈仓	(5417)
委身全子仁	(5417)
元曲声声连枝秀	(5419)
殷勤花下同携手，我亦多情	(5419)
满眼繁华，俱是浮云流水	(5421)
活王昭君	(5423)
酒仙名妓张怡云	(5425)
皇族妓女	(5425)
劝君更尽一杯酒	(5425)
皆大欢喜	(5429)
深得关汉卿赏识的王巧儿	(5430)
从艺关汉卿	(5430)
初遇陈郎	(5430)
终成眷属	(5433)
樊素贞孽海浮沉	(5435)
无可奈何花落去	(5435)
正人君子周仲宏	(5436)
又遇变态色魔	(5437)
重见天日	(5439)

当 朝 要 案

诬陷害人反害己	(5442)
胡参政谋杀兄弟案	(5444)
杀媳案	(5446)
郑贵杀侄案	(5447)
杀母案	(5449)
媳诬翁奸案	(5451)
通奸奇案	(5453)
因奸谋杀本夫	(5455)
偷奸被杀案	(5457)
讨债杀兄案	(5459)



野
史
文
存



辽 志

〔宋〕叶隆礼 撰

本 末

契丹之始也，中国简册有所不载。远夷草昧，复无书可考，其年代不可得而详也。本其风物，地有二水：曰地也里没里，复名陶猥思没里者，是其一也，其源出自中京西马孟山，东北流，华言所谓土河是也；曰袅罗个没里，复名女古没里者，又其一也，源出饶州西南平地松林，直东流，华言所谓潢河是也。至木叶山，合流为一。古昔相传：有男子乘白马，浮土河而下，复有一妇人乘小车，驾灰色之牛，浮潢河而下，遇于木叶山，顾合流之水，与为夫妇，此其始祖也。是生八子，各居分地，号八部落：一曰祖皆利部，二曰乙室语部，三曰实活部，四曰纳尾部，五曰颠没部，六曰内会鸡部，七曰某解部，八曰奚嗛部。立遗像于木叶山，后人祭之必刑白马、杀灰牛，用其始来之物也。后有一主，号曰乃呵，此主特一髑髅，在穹庐中，覆之以毡，人不得见。国有大事，则杀白马、灰牛以祭，始变人形，出视事已，即入穹庐，复为髑髅。因国人窃视之，失其所在。复有一主，号曰喁呵，戴野猪头，披野猪皮，居穹庐中，有事则出，退复隐入穹庐如故。后因其妻窃其猪皮，遂失其夫，莫知所如。次复又一主画里昏呵，惟养羊二十口，日食十九，留其一焉。次日复有二十口如之。是三主者，皆有能治国之名，余无足称焉。异矣哉！毡中枯骨，化形治事；戴猪首、服猪皮，罔测所终。当其隐入穹庐之时，不知其孰为之主也，孰为之贰副也。荒唐怪诞，讹以传讹，遂为口实，其详亦不可得而诘也。自时厥后，牛马死损，词讼庞淹，复遭风雨雪霜之害，中遂衰微。八部大人后复稍整兵，三年一会，于各部内选雄勇有谋略者，立之为主，旧主退位，例以为常。至阿保机为众所立，后并七部而灭之，契丹始立。其国大原，兴自阿保机。至耶律德光而浸盛。遭五季之衰，天未厌乱，石晋胎衅，产祸诸华，毒痛四海，飞扬跋扈，贪残僭拟，中国帝王名数，尽盗有之。冠履倒植，薰莸共染，干戈之惨极矣。迨宋真宗屈己和戎，不复以一矢相加，含容覆护百有余年。圣、兴、道三主以来，天诱其衷，革心慕义，贪婪岁币，顾惜盟好，销锋寝柝，号称无事，南北皆不知兵，各保首领以没，兹非以德怀远之明效与？祖宗列圣之德可谓至哉！若辽之威服诸夷，奄有全燕，何其强也！天祚昏孱，女真启心，深入一呼，土崩瓦裂，何其弱也！且兵者，不祥之器也，天道好还，盛极而微，理固然也。故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悲夫！今摭旧闻，哀其本末，虽未能考其异而订其同，要之大略，其不相远。后之英主、忠臣，志欲溯今洄古，可以为鉴矣！



族姓原始

契丹都部族，本无姓氏，惟各以所居地名呼之，婚嫁不拘地里。至阿保机变家为国之后，始以王族号为横帐，仍以所居之地，名曰世里著姓。世里者，上京东二百里地名也。复赐后族姓曰萧氏。番法，王族惟与后族通婚，更不限以尊卑，其王族、后族二部落之家，若不奉北主之命，皆不得与诸部族之人通婚。或诸部族私相婚嫁，不拘此限，故北番惟耶律、萧氏二姓也。

国土风俗

契丹国在庫莫奚东。唐所谓黑水靺鞨者，今其地也。有七十二部落，不相统制，好为寇盗。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旺，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上，经三年后，方取其骨而焚之。因酌酒而祝曰：“冬月时，面阳食；我若射猎时，使我多得豕鹿。”其无礼顽嚚，于诸夷最甚。其风俗与奚、靺鞨颇同。至阿保机，稍并服诸小国，而多用汉人。汉人又教之以隶书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又制婚嫁，置官号，称皇帝。

部落

汉时为匈奴所破，保鲜卑山。魏青龙中，部酋为王雄所杀，众遂逃横水之南，黄龙之北。至元魏，自号曰契丹。在唐开元、天宝间，使朝献者无虑二十。故事，以范阳节度为押奚、契丹使。唐末，契丹始盛。

并今部落

初，契丹有八部，族之大者，曰大贺氏。后分为八部，部之长号“大人”，而常推一人为王，建旗鼓以统八部。每三年则以次相代，或其部有灾疾而畜养衰耗，则八部聚议，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为元约如此，不敢争。及阿保机，乃曰：“中国之王，无代主者。”由是阿保机益以威制诸国，不肯代。其立九年，诸部共责诮之。阿保机不得已，传其旗鼓，而谓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汉人多矣。吾乃别自立一部，以为汉城。可乎？”诸部许之。汉城在炭山东滦河上，有盐铁之利，乃后魏滑盐县是也。其地可植五谷，阿保机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汉人安之，不复思归。阿保机知众可用，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诸部大人曰：“我有盐铁之利，诸部所食。然诸部知食盐之利，而不知其盐有主人，可乎？当来犒我。”诸部以为然，共以牛酒会盐池。阿保机伏兵其旁，俟其酒酣，伏兵发，尽杀诸部大人，复并为一国，东北诸夷皆畏服之。

兵马制度

晋末，契丹主部下兵，谓之“大帐”，有皮室兵约三万骑，人皆精甲兵也，为其爪牙。



国母述律氏部下，谓之“属棚”，有众二万。是先，戎主阿保机牙将，半已老矣，每南来时，量分借五千骑。述律氏常留数百兵，为部落根本。其诸大酋领太子伟王、永康、南北王、子赵、麻答、五押等，大者千余骑，次者数百人，皆私甲也。别族则有奚霫，胜兵亦千余，人少马多。又有渤海酋，领大舍利高模汉兵，步骑万余人，并髡发左衽，窃为契丹之饰。复有近界靺鞨、于厥里、室韦、女真、党项，亦被胁属，每部不过千余骑。其部落吐浑、沙陀、陌，幽州管内雁门以北十余军、州部落兵，合三十五万余众，此是石晋割赂契丹之地。番汉诸族，其数可见矣。每契丹南侵，其众不啻十万。国主人界之时，步骑车帐不从阡陌，东西一概而行。大帐前及东西面，差大首领三人，各率万骑，支散游变，百十里内外相觐遡，谓之“栏子马”。戎主吹角为号，众则顿舍，环绕穹庐，以近及远。折木稍屈之，为弓子辅，设枪营堑棚之备。每行军，听鼓三伐，不问昏昼，一布便来。行逢大敌，不乘战马，俟近敌师，即竞乘之，所以新羈战马，蹄有余力。其用军之术，成列而不战，俟退而乘之，多伏兵，断粮道，随冒夜举火，上风曳柴，积饷自贲，退败无耻，散而复聚，寒而益坚，此其所长也。

建官制度

贱他姓，贵耶律、萧氏二姓。其官有契丹枢密院及行官都总管司，谓之北面，以其在牙帐之北，以主番事；又有汉人枢密院、中书省、行官都总管司，谓之南面，以其在牙帐之南，以主汉事。其阳隐，宗正寺也。夷离毕，参知政事也。林牙，翰林学士也。夷离中，刺史也。内外官多效中国者。其下佐吏，则有敝史、本古思奴古、都奴古、徒奴古。分领兵马，则有统军、侍卫、控鹤司，南王、北王、奚王府王帐分、提失哥东西都省太师兵。又有国舅、铃辖、遥辇、裳袞、诸司，南北皮室、二十部族节度，频必里、九克、汉人、渤海、女真五节制，五治火帅一百、六百、九百家矣。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皆籍为兵。时举兵，必杀灰牛、白马，祠天地及木叶山神。铸金鱼符，调发兵马。其从马及传命，有银牌二百。军所舍，有远探栏子马，以夜听人马之声。每其立，众所得人户、马牛、金帛及其下所献牲口，或犯罪没人者，别为行官领之，建州县，置官属。既死则设大穹庐，铸金为像，朔、望、节、辰忌日辄致祭，筑台高丈余，以盆焚食，谓之“烧饭”。

宫室制度

十宫各有门户，出兵马，阿保机曰洪义宫，德光曰永兴宫，兀欲曰积庆宫，述律曰延昌宫，明记曰章敏宫，突欲曰长宁宫，燕燕曰崇德宫，隆绪曰兴圣宫，隆庆曰敦睦宫，隆运曰文忠宫王府。又有四楼，在上京者曰西楼，木叶山曰南楼，谓化州曰东楼，唐州曰北楼。凡受册，积柴升其上，大会番夷其下，已，乃燔柴告天，而汉人不得预。有浑子部百人，夜以五十人番直，四鼓将尽，歌于帐前，号曰“聒帐”。每谒木叶山，即射柳枝，浑子唱番歌前导，弹胡琴和之，已事而罢。



衣服制度

国母与番官胡服，国主与汉官即汉服。番官戴毡冠，上以金华为饰，或以珠玉翠毛。盖汉、魏时辽人步摇冠之遗像也。额后重金花织成夹带，中贮发一总。服紫窄冠，带以黄红色条裹革为之，用金、玉、水晶、碧石缀饰。又有冠如纱帽无檐，不彻双马，额前缀金花，上结紫带，末缀朱或紫皂幅巾，紫窄袍，束带。丈夫或绿巾，绿花窄袍，中单多红绿色。贵者被貂裘，以紫黑色为贵，青色为次。又有银鼠，尤洁白。贱者被貂毛、羊、鼠、沙狐裘。弓以皮为弦，箭削楸为竿，鞬勒轻快，便于驰走。以貂鼠或鹅顶、鸭头为捍腰。宋真宗景德中，太常博士王曙、户部员外郎李维，往贺国主生辰，还，言国主见汉使，强服衣冠，才已，即帐中杂番骑出郊射猎矣。

渔猎时候

每岁正月上旬，出行射猎，凡六十日。然后并挹鲁河凿冰、钓鱼水畔，即纵鹰鹞以捕鹅雁。夏居炭山或上京避暑。七月上旬，复入射鹿，夜半，令猎人吹角仿鹿鸣，鹿既集而射之。宋真宗时，遣使往贺生辰，还，言始至长泊，泊多野鹅、鸭，国主射猎，领帐下骑，击扁鼓绕泊，惊鹅、鸭飞起，乃纵海东青击之，或亲射焉。国主皆佩金玉锥，号“杀鹅宰鸭锥”。初获即拔毛插之，以鼓为坐，遂纵饮酒醉，以此为乐。又好以铜及石为槌以击兔。每秋则衣毡裘，呼鹿射之。夏月以布为毡帐，籍毡围棋、双陆，或深涧洗鹰。

试士科制

太祖龙兴朔漠之区，倥偬干戈，未有科目。数世后，承平日久，始有开辟。制限以三岁，有乡、府、省三试之设。乡中曰乡荐，府中曰府解，省中曰及第。时有秀才未愿赴者，州县必报刷遗之，程文分两科，曰诗赋，曰经义，魁各名分焉。三岁一试进士，贡院以二寸纸书及第者姓名给之，号“喜帖”。明日举按而出，作乐，及门，击鼓十二面，以法雷震。殿试，临期取旨，又将第一人特赠一官，授奉直大夫、翰林应制奉文字。第二人、第三人止授从事郎，余并授从事郎。圣宗时，止以词赋、法律取士，词赋为正科，法律为杂科。若夫任子之令，不论文武并奏荫，亦有员数。

岁时杂记

正旦

正月一日，国主以糯米饭、白羊髓相和为团，如拳大，于逐帐内各散四十九个。候五更三点，国主等各于本帐内窗中掷米团，在帐外如得双数，当夜动番乐，饮宴；如得只数，更不作乐，便令师巫十二人，外边绕帐撼铃执箭唱叫，于帐内诸火炉内爆盐，并烧地拍鼠，谓之“惊鬼祟”。帐人第七日方出，乃解褰之法。北呼此谓之“奶担离”，汉人译



云：“奶”是“丁”，“担离”是“日”。

立 春

立春日，妇人进新春书，以黄缯为帙，刻龙像衔之，或为虾蟆。

人 日

人日，京都人食煎饼于庭中，俗云“薰天”。未知何所从出也。

中 和

二月一日，大族姓萧者，并请耶律姓者，于本家筵席。此节为“瞎里耐”，汉人译云：“瞎里”是“请”，“耐”是“时”。

上 巳

三月三日，国人以木雕为兔，分两朋走马射之。先中者胜，其负朋下马，跪奉胜朋人酒，胜朋于马上接杯饮之。北呼此节为“淘里化”，汉人译云：“淘里”是“兔”，“化”是“射”。

佛诞日

四月八日，京府及诸州县，各用木雕悉达太子一尊，城上并行，放僧尼、道士、庶民行城一日为乐。

端 午

五月五日午时，采艾叶与绵相和，絮衣七事，国主着之，番汉臣僚各赐艾衣三事。国主及臣僚饮宴，渤海厨子进艾糕，各点大黄汤下。北呼此时为“讨赛离”。又以杂丝或绿结合欢索，缠于臂膊，妇人进长命缕，宛转皆为人象，带之。

朝 节

夏至日，妇人进扇及脂粉囊，谓之“朝节”。

三 伏

六月十八日，大族耶律姓并请萧姓者，亦名“瞎里耐”。

中 元

七月十三日夜，国主离行宫，向西三十里卓帐。先于彼处造酒食。至十四日，一应随从诸军并随部落动番乐，设宴至暮，国主却归行宫，谓之“迎节”。十五日，动汉乐，大宴。十六日早，却往西方，令随行军兵人大喊三声，谓之“送节”。此节谓“赛离拾”，汉人译云：“赛离”是“月”，“拾”是“好”。是“月好”也。

中 秋

八月八日，国主杀白犬，于寝帐前七步，埋其头，露其嘴。后七日，移寝帐于埋狗头



上。北呼此节为“担褐奶”，汉人译云：“担褐”是“狗”，“奶”是“头”。

重 九

九月九日，国主打团斗射虎，少者输重九一筵席。射罢，于地高处卓帐，与番汉臣登高，饮菊花酒。出兔肝，切以生鹿舌拌食之。北呼此节为“必里迟离”，汉人译之云：“九月九日”也。又以茱萸研酒，洒门户间辟恶。亦有人盐少许而饮之者。又云：男摘二九粒，女摘一九粒，以酒咽者，大能辟恶也。

小 春

十月内，五京进纸造小衣甲并枪刀器械各一万副。十五日，一时进垛，国主与押番臣密望木叶山奠酒拜，用番字书状一纸同焚烧，奏木叶山神，云“寄库”。北呼此时为“戴辨”，汉人译云：“戴”是“烧”，“辨”是“甲”。

冬 至

冬至日，国人杀白马、白羊、白雁，各取其生血和酒，国主北望拜黑山，奠祭山神。言契丹死，魂为黑山神所管。又彼人传云：凡死人悉属此山神所管，富民亦然。契丹黑山，如中国之岱岳云。北人死，魂皆归此山。每岁五京进人马、纸甲各万余事，祭山而焚之。其礼甚严，非祭不敢近山。

腊 月

腊月，国主带月戎装，应番汉臣诸司使已上并戎装，五更三点坐朝，动乐饮酒，罢，各等第赐御甲、羊马。北呼此节为“杪离耐”，汉人译云：“杪离”是“战”，“耐”是“时”。是“战时”也。

诏 盗

五月十三日，放国人作贼三日，如盗及十贯以上，依法行遣。北呼为“鹞里耐”，汉人译云：“鹞里”是“偷”，“耐”是“时”也。

行 军

契丹行军不择日，用艾和马粪于白羊琵琶骨上灸，灸破便出行，不破即不出。

午 日

契丹出军，每遇午日起程。如不用兵，亦须望西大喊三声行之。彼言午是北朝大主之日。

旋 风

契丹人见旋风，合眼，用鞭望空打四十九下，口中道“坤不刻”七声。



舍利

契丹国内富豪民要裹头巾者，纳牛、驼十头，马百匹，并给契丹名目，谓之“舍利”。

跪拜

凡男女拜皆同，其一足跪，一足着地，以手动为节，数止于三四。彼言“捏骨地”者，即“跪”也。

长白山

长白山在冷山东南千余里，盖白衣观音所居。其山内禽兽皆白，人不敢入，恐秽其间，以致蛇虺之害。黑水发源于此，旧云粟末河。太宗破晋，改为混同江。其俗剝木为船，长可八尺，形如梭子，曰“梭船”。上施一桨，止以捕鱼，至渡车则方舟或三舟。

泽蒲

西楼有蒲，濒水丛生，一叶如柳，长不盈寻丈，用以作箭，不矫作而坚，《左氏》所谓“董泽之蒲”是也。

回鹘豆

回鹘豆，高二尺许，直干，有叶无旁枝，角长二寸，每角止两豆，一根才六七角，色黄，味如栗。

螃蟹

渤海螃蟹，红色，大如碗，螯巨而厚，其脆如中国蟹螯。岩举、鲈鱼之属皆有之。

辽 小 史

〔明〕杨循吉 撰

辽，故契丹部族。契丹之君痕德堇可汗时，权归于越耶律亿。耶律亿者，迭剌部夷离堇也，为契丹于越，总知军国事，字阿保机，小字啜里只，身長九尺，丰上锐下，目光射人，关弓三百斤。尝以骑兵七万会李克用于云州，易袍、马，约为兄弟，为克用破刘仁恭，而中国畏之。唐天复四年，痕德堇可汗死，国人立以为皇帝，制如中国，是为辽太祖。时当五代之始，与中国聘问往来不绝。其都有五京，自太原以东，至高丽，有中国之地，带数千里，而沙漠以北所统诸君国皆入贡籍。其官有北、南面大王，北面治国人，南面治汉人。又有北、南府宰相，北兵南民，分治之。而大抵因唐旧兼用国制，惟于越最贵。太祖立其将二十一人，各有所拟，而耶律曷鲁为心，萧敌鲁为手，敌鲁之弟阿古只为耳。

立七年，诸弟刺葛等数反，追至榆河获之。是时辖底亦在擒中，太祖问辖底曰：“朕初即位，尝以国让，叔父辞之，今反欲立吾弟，何也？”辖底对曰：“度陛下英武，必不可取。诸弟懦弱，得则易图也。”于是缢杀辖底而赦诸弟。辖底将刑，太祖谓曰：“叔父罪当死，朕不敢赦。事有便国者，宜悉言之。”辖底曰：“迭剌部人众势强，故多为乱，宜分为二，以弱其势。”然辖底竟死。

是后累以兵南略地幽、蓟，凡下州数十，国势大振，而唐兴灭梁。甲申年诏国中曰：“三年之后，岁在丙戌，时值初秋，必有归处。然未终两事，岂负天意？”闻者皆惊，莫识谓何也。即日大举征吐浑、党项、阻卜诸部，既以次就俘，于是又诏曰：“所谓两事，一事已毕，惟渤海世仇未雪，岂宜安驻？”乃亲征渤海大湫，围忽汗城。湫撰力屈，素服稿索牵羊，率僚属三百余人出降。三日，复叛破之。驾幸城中，以兵卫湫撰及族属以出，改渤海为东丹国，而立太子倍为人皇王以主之，仍赐天子冠服，置左、右、大、次四相及百官，一用汉法。岁贡布十五万端、马千匹。上谕倍曰：“此地濒海，非可久居。留汝抚治，以朕爱民之心。”驾将还，倍作歌以献。陛辞，太祖曰：“得汝治东土，吾复何忧。”倍号泣而出。于是以大湫撰置于皇都。未几，诸部多叛，随平之。

太祖在位二十年，次扶余府，不豫。有黄龙见城上，可长一里，其光夺目，入于行宫，而太祖以龙见之夕崩，年五十五。所谓“丙戌秋初，必有归处”，至是乃验，后以扶余为黄龙府云。

太祖既崩，人皇王嫡，当立，自东丹国来奔，然太后意在大元帅德光。德光，太祖第三子也。太祖在时，德光当国掌兵，外严内宽，尝从平诸部，东西万里，所向皆有功。是时人皇知太后意欲立德光，乃率群臣请于太后曰：“大元帅勋望，中外攸属，宜承大统。”



于是让位与大元帅。大元帅立，是为太宗。既立，反疑人皇王，以东平为南京，徙居之，尽迁其民。又置卫士阴伺动静。人皇王归国，怏怏不自得，作《乐田园诗》。唐明宗闻之，遣人跨海持书密召人皇王。人皇王畋海上。使再至，人皇王叹曰：“我以天下让主上，今反见疑，不如适他国，以成吴泰伯之名。”立木海上，刻诗曰：“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于是浮海适唐。唐以天子仪卫迎人皇王。人皇王坐船殿，百官陪列上寿。至汴，见明宗。明宗以庄宗后夏氏妻之，赐姓李，名赞华，以为虔州节度使。人皇王离去，常思其亲，问安之使不绝。辽亦尝报之。

及李从珂杀其主自立，人皇王自唐上书密报太宗曰：“从珂弑君，盍讨之。”会从珂伐石敬瑭，敬瑭急，亦来求救。于是太宗自将援敬瑭，及次太原，大败唐兵，弃仗如山，斩首数万级。封敬瑭为晋王。敬瑭与其妻子、亲属奉觞上寿。是时，从珂诸军皆不进，自将精骑三万出次河桥督之，然知不救，但日酣饮悲歌而已。太宗于是召敬瑭至军中，赐坐，从容谓之曰：“吾三千里举兵而来，一战而胜，殆天意也。观汝雄伟弘大，宜受兹南面，世为我藩辅。”遂册敬瑭为大晋皇帝。酒酣，执手约为父子，以五百骑送入洛。临别，谓之曰：“朕留此，候乱定乃还耳。”晋主至洛，从珂穷蹙，召人皇王同死。人皇王不从，遣人杀之，乃举族自焚。晋得立者，太宗之功也。晋德辽甚，以燕云十六州来献，岁输金币。由此中国益尊辽矣，然是时南唐常以蜡丸书来言晋密事。太宗疑之，既而无他亦罢。及敬瑭死，子重贵立，遣使来谢，书称“孙”不称“臣”。使人让之，景延广答曰：“先帝则圣朝所立，今主则我国自立。为邻为孙则可，奉表称臣则不可。”还，具奏之，始有南伐之意。既而得晋谍，知有二心，于是发大军进讨。晋来乞和，诏割河北诸州及遣桑维翰、景延广来议。晋不从。相持二年，胜负略相埒。既而晋大败辽军。太宗被追急，获一橐驼乘之，仅得归。太宗大耻之，复大出师讨晋。晋师力穷，其将杜重威以众二十万降。遣使入汴，谕晋帝。晋帝素服，命舆母李氏奉表请罪，稿索牵羊以待，百官缟衣纱帽俯伏待罪。帝曰：“其主负恩，其臣何罪？”命领职如故。是时维翰已先诛死，独延广被执，以牙筹数其罪有八，繫送都，道自杀。当此晋平，帝入汴，御殿受百官朝，而降封重贵为负义侯，安置黄龙府。于是始建国号大辽，凡在汴四月而发。故晋诸司、僚御及图籍、法物悉归上京，而以宰相冯道从行。道中，皇太弟遣使问军前事。帝报曰：“汴州犹雏飞之后，徒有空巢。久经离乱，一至于此。今所得已七十六处，若非汴州炎热难居，再留一年，太平可致。”至高邑，崩，年四十六。在位二十二年，是为辽太宗也。太宗还后，中原州郡随叛归刘知远，是为汉。

方太宗崩，诸子无在者，时永康王阮从于是，在道得立。永康王者，小字兀欲，人皇王长子也。太宗爱之，故将在军中，方诸将欲立永康王。永康王以李胡及寿安王在朝，犹豫未决。李胡者，太宗母弟，掌兵，为人残忍。太后以少子故，笃爱之，尝属意欲以天下传李胡；而寿安王，又太宗长子，当立。故永康王以为疑，谋之耶律安搏。安搏曰：“大王聪明宽恕，人皇王之嫡长。先帝虽有寿安，天下属意多在大王。今若不断后悔何及。”会有自京师来者，安搏诈以李胡死传报军中，皆以为信。安搏诣北、南院大王计之。北院大王洼闻而遽起曰：“吾二人方议此事，先帝尝欲以永康王为储贰，今日之事有我辈在，谁敢不从！但恐不白太后而立，为国家启衅。”安搏对曰：“大王既知先帝欲以永康王为储副，况永康王贤明，人心乐附。今天下甫定，稍缓则大事去矣。若白太后，必立李胡。且李胡残暴，行路共知，果嗣位，如社稷何？”南院大王吼曰：“此言是也，吾计决矣。”乃